列傳卷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

桓譚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衍　子豹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成哀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宮商角徵羽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倡優也）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傳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

於譚傳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
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
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
立爲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
得幸幾死者數焉上亦追悔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
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
尤幸殆將有子夫之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
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
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
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
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
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
也晏曰善遂罷退賓客（按慤或作愨音苦角反入白皇后如譚所戒
後賢果風大醫令員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
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
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
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襄稱德美
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
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
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

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興國之君皆欲得賢相以爲輔佐）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捭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辭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捭衆者亡（捭音擺）是故賈誼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終滯之屬（賈誼洛陽人世事文帝爲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言爲之對傳朝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最景帝位爲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爲名遂竟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

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鋤商賈不得官爲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與臣僕等勤收稅斂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傾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以浮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一樹奢者效而買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不可勝數皆中國所爲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陷則與死比

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
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
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醵賞少薄天下不時
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
滿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
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
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
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
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十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
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讖謂敬術明堂義和史卜之
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
之哉（東觀記載譚書六矯稱孔丘爲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析方
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
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辭猶十數隻
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
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靡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靡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靡同禮記曰無靡同）
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介甲也胄兜鍪也）又臣聞安平則尊道
今聖朝興復

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言朱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陽衡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議決之何如

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讖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六造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家鄉里以爲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出從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出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滿生衍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皇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慈惠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於正道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邻克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矣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大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忽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違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皆周易下繫之詞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貪義於時負猶失也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乃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陽武縣南椎音直追反謂擊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太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子賁生拔牛角夏育育偏人力舉千鈞將軍之先爲漢信臣秉衰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即丹之先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雎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晢者乎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歡

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
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喻堅也 龔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
疑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
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衍乃亡
命河東 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申傳逐捕故亡命 更始二年遣尚書
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 永字君長同隸校尉鮑之子 衍
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
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 愨實也幽冥猶遠也爭引謂引決事非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
一日二日萬機申戒百官始為偽將軍數鮑永相善更始時為偽將軍數鮑永相善更始先

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拜為揚化大將軍據壁鄧尚府數奏記於禹陳
政言事自明若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然禹終不知何據有此
乖違 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
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 危猶高也論語曰
天下有道危言危行 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
莽之害又矣始自東郡之東郡今兗州也 繼以西海之役 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
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而竇況反與羌通共擊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
莽發巴蜀吏士擊之 巴蜀沒於南夷 莽褒倭王以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程隆
入三年死者十七八 繼以邊破於北狄 莽建國三年烏桓單于遣左賢王入
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 兵禍未解兵連不息 連猶相引也 遠征萬里暴
露也 禍結深 刑法彌深

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爲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於市

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苟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虜掠縱橫擊於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濱青徐荊揚之地盛稱駘藉前書音義曰駘踏也今此爲駘古字通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殺吾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哺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莽末小江兵鄧曼王匡攻武爲號以捍敵破之保京師君卿率守乃開門降虜虜震四海席卷天下

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元年往初功無與二比天下向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風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序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物則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跣足也臣賢案衍佚不守作無之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宛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詔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

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
（淨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
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
（周中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夷吾管仲之字也）
讓賊（讓賊食其禄蠭名諭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左傳
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惟恐壓焉）且衛
（劉昭曰）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一城不休戰軍不
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良也眞定
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經
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

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秦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
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斥
穀獨孰之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
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
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廣不先定不可以應卒貫誼忍反）今生人之命縣
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
能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
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
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
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

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
太原撫上當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
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
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
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省羣議之是非詳衆
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六
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
效伊尹召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
衍為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翟
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汝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此領狼孟長屯太原
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
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
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
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馬愔將兵擊邑愔恐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
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郎拜爲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
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
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
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逆驪姬
返國豫爲籌畫之難出奔狐偃勸令
犯即狐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
成公姊爲夫人嬖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
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
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
朔妻生男置產門中夫人置兒於袴中祝曰趙宗滅

乎若嬰即不嗾若無聲又奈
之幹曰乃取它嬰兒負之匿
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
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
王背畔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下蠭動社稷顛隕蠭動猶飛是
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王擢選剖符
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
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
杰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
不哀哉張儀說秦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窌冬斯曰所謂借慈兵而齎盜糧也衍聞之委
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辭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挈瓶
之智守不假器解見左傳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
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不盟者戟鉤其頸欲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
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視之遂俯
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劒在
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當吾以利而背其君
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劒刃劒之直兵推之嬰不苟
以晉魯不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
梌謝息為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杞田季
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
請焉李孫曰君之在梌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歸罪重矣若師必至吾
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曰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李孫曰吾與子梌
辭以無山與之萊杵乃還於梌杜預注曰挈瓶汲器之小智也魯國
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杵二山名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
之利臣賢案謝息又連桃邑得桃邑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
萊為東所集萊作萊或改作萊後轉乖附為謬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

爲左右羞之且邾鼻亦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
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
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
也 鼻邾大夫以邾邑降魯故言邾鼻亦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
莒大夫翳牟婁又防姑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
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利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
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所益而名
章此所謂二畔人名者也 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當書同情勠力
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
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 紓緩也音舒 上
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
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
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 史記曰趙孝成王時
韓上黨太守馮亭使
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秦上黨民不欲爲秦有城
市邑十七願以其民屬趙王大喜發兵取上黨於是秦又攻趙趙王
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利之秦蠶食韓氏地中絕
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
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又攻趙趙陽其卒四十萬來攻
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 昔晏平
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 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
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
十九年齊侯使慶封來聘魯且尋盟公與政無大小皆與聞焉慶封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好以免於欒高之難 欒高謂子雅高謂子
尾也尋齊人大夫氏魯昭公八年欒高陳乞弒齊君茶晏子無罪 孫
身之惡 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
侯使孫林父如晉亦聘魯且尋盟公咨亦咨叔孫穆子相儀趨雖
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於終身之惡 以爲伯玉聞此至言

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焉而不顧也（言不過爲一塗而已）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戰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閒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其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閒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閒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延）自

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雍州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之說）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没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無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鮪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

其謁及謂負也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爲臣以大夫之礼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具論語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而河東畔國兵不入氵垔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氵垔言不征之也氵垔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覺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爲許穆公夫人其兄卽戴公弟失國曰唁衛懿公爲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隱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王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太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太山而起北海也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訛僞也永行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移書上黨盱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叔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叔及舒等謀使營尉李臣先反祝回爲涅長涅縣名屬上黨城在今潞州鄉縣西涅音奴結反又書勸永降永不荅東觀記載邑書曰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觀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亨於

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衛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倪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頭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負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王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衆足以害動搖觸患履深泉之薄冰不爲喻險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商之言服伊之行悲夫命也張良父祖五世相韓及秦滅韓良弱不事秦欲爲韓報讎故結客狙擊秦皇帝良非刺客之人也以一幅巾隨沛公定天下封萬戶位列侯此其自是不加冠時以一幅巾隨沛公定天下封萬戶位列侯此其自是云已

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之疊爲王莽著威將軍宣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爲漁陽太守本紀曰道路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永衍審知更始已殺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立功謂說下懷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

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

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
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
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
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
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
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
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
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
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
神龍諫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
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

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窃
恨入冥思剖肝瞻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
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涂官屬衍不自量
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敗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
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
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尋為司隸從事帝
徵西京外戚竇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
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當自詣獄有詔赦不問 時衍
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鄙行義汙穢外無鄉
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狠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閭者掾史疑
衍之罪衆喧飄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憐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
德篤於慈父淺於忘親肌膚滲漉骨髓傷徹深河海前送妻子遥
淵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閭詔捕諸士實空惶怖關冀先
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
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
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効忠心 西歸故
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衍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舉言之則親史記曰魏无知馮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爲將降灌等咸諸平曰雖美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遂魏無知无知布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上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縄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魏尚魏郡人文帝時爲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史記

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在其
鄰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自
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為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
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
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刎知与不知莫不流涕

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
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執而欲免讒口澌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
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
為哀帝祖母傅太后陷以大逆參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
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王氏五侯

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回邪也事君無傾邪之
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

朔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
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士不敢處三損
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為言也昔在更
始大原執貴貶之柄居蒼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
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年無
興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飢餓力行之秋力行謂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而怨讎叢興譏議橫出蓋富貴
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
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
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学以為夫人之德不録録如玉落落如石老子德經之詞
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貞玉形録録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如玉不如石之間風與雲
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
風因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誡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識古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育協韻音花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申無常故曰有法無
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詞言法度是非皆隨時隨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
名閭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猶逸不拘恒俗也正身
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儔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
謀顧猶乃也儔卓異貌也喟然長歎自傷不遭遭遇也久棲遲於
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遲留也抑心折節意情悲夫
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大臣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
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祭祀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
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四馬之家不
恃雞豚之息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探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
千乘之君不通貨以負販為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禄二十餘年
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
處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言不
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爵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
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潤陵
衰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奉世為左將軍即衛之曾祖故
言先將軍葬元帝陵在長安

出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
墓〈義陵塋中所以衛不得入葬而別求也 於是又新豐
之東鴻門之上言爰之中 人士皇甫謐云歸葬邑人於
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雍州大道北下阪口 地埶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
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 西顧豐鄗周秦之丘 豐鄗周秦在今長安縣西北鄗
都豐武王都鄗秦本封在隴西秦仲始有岐周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 東還以
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言周秦在今盩厔縣南四十 墟也 通視千里
覽見舊都遂定塋焉 衛青名周文王豐縣南四十 退而幽居蓋忠臣
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感生禾黍
而亡焉失之哀 每念祖考著成 德於前垂鴻烈於後
遺時之禍墳墓蕪穢棄捐不修 入爲昭子
爲穆昭南面穆北面也 年蕤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
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閭
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常止西王母石
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
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 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
八紘 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屆曰宙淮
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殯八殯之外乃有八紘也 歷
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
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
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 精眞也

詩曰我驅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岳也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貴始也尒雅曰春爲發生卉草也楚詞曰皜歲發春兮 甲子之朝兮旦吾西征君子之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旦行貌楚詞曰旦吾南征旨子筆反 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 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 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時俗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楚詞曰悲時俗之險阨也 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量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論者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无

志操也 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靃同而妒異獨耿介而見惡也 沮先聖之成論兮貪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沮敗也耽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 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 前人之所有兮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離尤兮羌觀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泛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爲言空也窈冥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爲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於名利孰能觀大象无形矣 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吾黨之憃憃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

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爲即屈原賈誼之流也衍內自省察不慙於古人遂守志不改也 欣 離遭

將以薄夫憂心傷已不遂兢
兢也薄散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
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言虞虞往不可
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也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
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
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
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畤者
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而
畤漢加黑帝謂之五畤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
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陟九嵕
而臨裴薛兮聽涇渭之波聲裴薛山一名嵫義在今三
原縣北裴音步結反薛音
五結反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
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
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歿未
有邪僻故云誠善與罪也冥謂地也齎恨入冥言死有
餘恨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敢事之可悔雖九死而
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涉沈瀾而雨集兮氣滂滂
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
之權戒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
九死而日不瞑言怨恨之深也禁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瞑即瞑也
今縱筋骨自勗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沒落意沈氣憒心結也
瞰太行之嵯峩兮觀壺口之嶵嵘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
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衛之遠祖馬亭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
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衛在閿中過
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千里瞻見其都者也嵯峩高大貌嶵嵘深邃貌
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
待也楚詞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不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昔伊尹之干湯兮

七十說而乃信皐陶釣於雷澤兮賴慶舜而後
無二士之遺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
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
摯曹下允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声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
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雷
於雷澤今言皐陶案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
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国策曰齐欲伐魏淳于髡謂齐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維南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衍
已有高步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音志
里衛賜之皐貨兮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里賤也皐積也衛賤子貢化殖慕顏回
德孝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違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此
路收功也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

荒八方荒
遠之地 覽河華之決滯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
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遺惑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憤怨也馮是遭惑也亭及去疾皆徇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決音烏朗反滯音弃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
兮泝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云周流之類也 瞻燕齊之舊居兮
吾將遠逝以自適路脩遠以周流至考列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系于荊州系于燕都今薊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
也不祀言皆絕也臧文仲曰冬閉蹇不祀也 歷宋楚之名都哀君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
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惻隱而紛紜紛紜猶殽亂也紛紜猶殽結也紛紜猶殽亂也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

偏音普遍反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
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 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躔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廣大之稱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 思兮悠悠慆憚而洞疑兮高陽邈其超遠兮世孰可與
論玆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楚詞云忳慆憚而永懷慆憚未定也冷音它丁反憚音徒旦反 作惝悵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有其謀而疏通故欲与之論事 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
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啓与有扈戰于甘之野在今鄠縣啓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与之傾也易曰德薄載史記

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
謂国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謚之也非舜南風之歌 思唐虞
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爲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
武而勃興 尚書考靈燿曰故勑欽明文塞晏晏鄭玄注曰寬容
叢載謂之晏稷名棄爲堯后稷契爲堯司徒契十四
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
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 昔三后之
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 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
於牧野 禍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葉幽王爲犬
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而所在
州巢縣也孔安国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也 詔
伊尹於亳郊兮莘呂望於鄧 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大師
名與三王爭流 畫周滅殷者也鄧文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
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
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伯高之死孔子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
涂經歎曰涂殆哉則音涂於黃則
愼非衢綠也國亦有涂湯涂伊尹知
商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見
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 墨子曰墨子見
道之將崩拔周唇之盛德兮揩桓文之譎功 薛夫子
句曰詩人言睢鳩貞潔以聲相求
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大
頌故詠關雎淑女正容儀也夫
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
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
子故取其 一切之功也 忿戰國之薆禍兮憎權臣之擅
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梁 周定哀微七國交
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褒貶之
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
在亡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
編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繒流然湔武昌鄉趙文子也時晉爲盟主文子

賢之正卿而爲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滻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滻滻音古覓反

善忠信以息於虞秦穆公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人人得而誅之也今縣陳貪土而也以討召諸侯之從曰討有罪吾未之聞也天子之事也苟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襲虞滅之

誅犂鉏之介夷儀犂鉏齊大夫介衛聞也夷儀公恩之犂鉏曰夫仲尼猶吹毛而君何不遺齊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臣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魯以先於此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

聖亏討臧倉之慝知孀子反於彭城亏爵管仲於

其音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鉏以女樂遺魯哀公繼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君出則乘何爲輕乎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

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遽召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倘諸倒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嬖字呂忱音仕券反勉之意也春秋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以彭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魚石等出奔楚楚以彭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

疾兵革之寖滋亏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亏斬白起於長平寖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大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凡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讒巧之亂世

亏毒從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亏幽張儀於
鬼谷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爲從關西爲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
先生爲從說說關東六國爲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刻白
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爲關西爲橫說說關西六國令事秦皆
尚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
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 澄德化之陵遲亏烈刑罰之峭峻
燔商鞅之法術亏燒韓非之說論陵遲言穨替也澄猶清也烈炎也商鞅姓
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伍相司犯禁相連坐
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降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
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
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誚始皇之跋扈亏投李斯於四裔滅
先王之法則亏禍淫而弘大誚責也跋猶躐躒也李斯上蔡人爲秦丞相上書
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爲城旦制曰可是滅

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以制中亏矯二主之駕奢溢欲齊於
縱淫亏饗椒舉於童羞援引也矯正也儲飽也文穎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
曰自其父之死百姓思慕其子如喪考妣況親之乎撫而泣之
哉書傳必有規諫必諫作墓但書典散亡撫以言耳椒舉晉大夫伍
舉也童羞也童羞墓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
伍舉升焉曰臣聞君那說以為美安人以樂不聞
以上不之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匏居之高不過望國氛大不
過容宴百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疲
焉用之二王謂晉楚之君二戒作亡 滴道德
之光耀亏匡衰世之恥風衰宋襄於泓谷亏丧李
札於延陵摛布也恥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
濟泓而來有司曰迂其未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
聞之也君子不尼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陣陳
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
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成列歸大事而不恥心大礼以為文工之
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故第四人札最少而

攄仁智之英華兮漱清泠之流音烏前友
之未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子產乎鄭三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溱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子產鄭大夫晏子曰子產猶有嘗在齊有嘗丘周衰政亂子產是嬰宿
事見左傳國語曰暧暧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
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暧暧陰晦貌也詩曰暧暧其陰葉詞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四馬曰務光湯以天下讓務光務光辭曰非我智不如湯湯殺君我不忍為相如曰馳四駟蚴虬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玉虬以乘鷖三虬以乘鷖遠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亡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水
山衍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似
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歎
歎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
定慮欽眞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再處虞時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高曰昔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
侯至禹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人畏行無留吾事耕而來顧欵誠也眞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躊躕也東觀
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意斟愼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
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輒吾車於箕陽
兮秣吾馬於潁陰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
宇斟愼猶遲疑也澹安也俟待也回風旋風也容容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亦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尚水涯也湛音市林反或作湛字
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故宇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

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奥謂深遂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爲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爲仁義礼智信也

躍青龍於滄海兮驂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爲室

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

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芳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爲四靈東方爲青龍西方爲白虎南方爲朱雀北方爲龜蛇蓁養也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衡反故字欲鑿巖石爲室託高明之處以蓁養神仙又假言龍虎之畸在於四面爲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山閒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衡集秀字作岑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英此苦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岑是何草也范曉音岑爲秀恐失之矣

紛繁前修之奄節兮曜往昔之光勳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

芬繁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奄大也楚詞曰寧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奄節往昔光勳謂衒之先人有功勞於前牒夫疾

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驕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高冠佩鉤帶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衒欲揚其靈芬也高吾

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

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俏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斬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醴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莖一曰龍柏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爲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亦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爲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爲大夫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爲太清仙官

捶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

捶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離宇廷除皆樹芳草丹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蔭義猶屈原屬江離與薜芷紉秋蘭以爲佩之類也捶立也枳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之爲木多刺可以

籍此云大抎東觀記作八抎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伊擇非德德抎維大人大人抎維公公抎維卿卿抎維大夫大夫抎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抎維都都抎維邑邑抎維家家抎維欲無彊言上下相維流爲藩蔽世其數有八与東觀記同此爲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離一名茝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薤蕪無術路也攢射干雜蘼蕪芍美華芳暮其發越芍時恍忽而莫留非惜身之殆軻芍憐衆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烏翼也蘼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蕙蕙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司馬相如曰煇煌蕙蕙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衆香發越恍忽猶輕忽也梵詞曰然焰軻而留滯十逸曰焰軻不遇也衍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漚爛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宗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嫺游精神於大宅芍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芍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峨而造天芍林冥冥而暢茂巒鷲回翔索其羣芍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山林飛走之狀也處清靜之處山林之野也詩曰求其友声也誦古今以散思芍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芍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合體與道其軌寶芍名與身其孰親山谷而閒處芍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二十而矢天命又曰不知命无以爲君子也老子曰力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名万物之奥也善人之所宝又曰名与身孰親也莊周之鈐忌芍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芍似至人之疑關蓋隱約而得道芍美寵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芍配喬松之妙節並一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名大夫二人往見焉曰

願以境内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而之子終出還便者隊与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眞養志言髮以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声流万古蓋隱居而終而反得道之精窮悟悟理八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物冥也超然高名士松喬之妙即也 **惟吾志之所庶兮**

守道与俗不同傲黨尤又之也凡言觀者非在已之言從容尤在後也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泓而今間朋於不朽声芳聽諸日月故曰願觀其從容 **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一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妻** 悍急也

兒女常自擾井臼老音遂之遂增壞於時 衍集載衍与婦弟任武達書曰天下人性人有喜怒夫婦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礼士有貴賤雖宗之賤微尚欲之制年高歲又恨入黃泉遭遇姻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省曰為黒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百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国妒嫉之情不憚喪身壯雖之晨唯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酔飽過差輒為狀紂醉酒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骨天毒流五臟秋令人不顧生忍令人不育幼績織紝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惻曾無憫洁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紘澤面無脂粉形骸一枚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發其情跳梁大叫叩苦入冥販糖之妾尚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少家無它使哀矜若豹當為奴婢側側焦心事事腐腸日記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曠血橫流婢病之後妾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縑穀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念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劒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李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隨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單碎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雍長疽自生禍殃門以塞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測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村什官之路哉 然有

門牆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然有

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
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竭反）不
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
其願不屑屑於懷（屑猶屑屑也）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
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頓也）修道德於幽冥之路
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
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書記說自序官
錄說策五十篇（衍集見有二十八篇）肅宗甚重其文字豹
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毋疾之
益深時人稱其孝（衍吉宣孟書自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
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和之節非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
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比妻又見出之）長好儒學以詩春
秋教麗山下（麗音力之反）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
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後君子鄭玄注彬彬相半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
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
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勑令勿驚由是數加
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
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
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一年河西稱之復徵入
爲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爲禮太子曰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李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其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辭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怨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已上皆華嶠之詞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弥阻於來情嗚呼衍爲吏始建哀既降執義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弥阻難於將來自既行之於已光武屈而不用貴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二人道不相同以豐俱以遺時俄被擯斥也爵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八下

校勘記

列傳卷第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范曄華　後漢書二十九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郅惲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史記曰史鰌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并東宮改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又舉賢良方正因對策

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位反刻削也音真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要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幡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衢以待四方之士為幡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鞉而召之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闢開也明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衆賢也明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萌嘗無新唯仁是親尚書

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宇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夫子毋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緥繈音義曰繈落也緥被也緥成作褓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壯閹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重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

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今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抑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遭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隔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九世配天一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擢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恐帶外家趙氏與一在位者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爲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譽斬毋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爲歎乎子曰夫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二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官寺出囚徒也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

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之戒老氏所慎

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
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睿厥極凶知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
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
遵孝文之業 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
剛欲使使乎文帝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差五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作司徒敬敷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
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宂職 宂散也 使得
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
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

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 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 違背大
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
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
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
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謂光武也 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
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
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
疇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 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 嫌疑之
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
可不慎與今 爾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

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没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雹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礼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葬正若荆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在焉詣其家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殁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願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願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

安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天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

何如哉大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慎哉願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陵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軔謂以頭枝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軔正輪木也）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甚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叱昌栗反）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荀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

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奔趙興到聞乃歎
曰我受漢茅土（土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壹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勑縣出升
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
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求乃拔佩刀截
馬當門乃止（當門以辟之也）後數日奔詔書果下捕矯稱
者永由是知名舉孝廉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
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
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
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爲將卒
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襜褕路稱爲尚書兵馬
（今本或有爲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吏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
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
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道信合驗至長安也）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
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
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
鄉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
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兵
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

不下關東畏服鄉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辟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内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喜與永對食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之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梁將屯兵於會浸害百姓乃拜永為會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關里無故荊棘自除闕里解見明紀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會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翕然潰散而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疲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辭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御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洛陽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沽良怒召門候笞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一十七日車駕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更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撥旋車久召候笞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家屬入侍知

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目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家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薨）

言冤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惟幄近臣其以永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冥

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皐詔書逆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辭（辭猶時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論曲則易大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

中有劇賊太守戴宋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汴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汴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毋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子也）荊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撤（撤軍書昱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題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奏司徒即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需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

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德為鄧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千餘人恐未能盡其罪先帝詔書大獄一

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
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梏桎錮興滅
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同赦例訟父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吏奏定辭訟十卷使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四年代
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
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
人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又作黌）備俎豆陳列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
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
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
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
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
不至卒於家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瞽夫論曰周公姑氏封於薊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郅音之日反）年十二尖毋居喪過禮及長理
韓詩嚴氏春秋（韓嬰燕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文
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
曰方今鎮歲熒惑並漢分翼軫之域（介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感翼軫者南方鎮星之宿楚之分野孔安國曰卯金刀名爲劉中以東南世荊州故爲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
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

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姓並名也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逯氏焉以邑為

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有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忽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之兵蒼梧之兵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零陵縣東南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愚積怒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

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凡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曰至膠鬲行天大而日必不什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紂卒倒戈以北之類也商殷號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也尚書曰武王伐紂至於牧野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

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泣（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牌鋒子若亡吾貞為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執視之也壯子曰月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惲執故應期之緩也）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欲門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鄉飲會百里內縣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鄉饗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縣延（縣姓名縣之後縣亦曰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薄讀書教弟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觴（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觴罰爵也以角為之詩小雅曰兕觥

其離音酒思豕 觥音古橫反 外方內貞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邑鬲而內侄 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殷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歃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歃意少解曰買歃罪也敬奉觥歃遂受罰也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乃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慝孔甚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故使其佞之人昭顯也 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貢不忠

也豺虎從政豺虎貪酷以比縣延也 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言於縣延之罪也 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歃曰是重吾過也重再也 遂不讋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歃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縣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言歃後必召延也 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不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用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

瞷門也 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其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敗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參封爵關內侯琅邪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傳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言爲遇曰如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爲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毋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爾閭柩上以身扞

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
長芒縣屬沛国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 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貴送千万以憚不推 左遷也
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龔受大仲建憚怒以所杖鉄杖擊龔出怨遂殺仲憚故坐免
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
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
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主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
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
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

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彊
豪姦暴不軌壽到輒捕案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
檢勑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
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
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
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
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内供其役
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
之壽以府藏空虛雖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
厲音正色辭旨甚切實公田誹謗下

吏當誅待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礼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以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臣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書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開納忠謀言謂之瞽）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曠曠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堯德純備謂之曠塞寬容覆載謂之曠）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敢盡誠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後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孰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發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也）惲曰爲交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大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鄉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鄉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縣延（縣姓名縣之後縣音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圭薄讀書教言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辭也以角爲之詩小雅曰兕觥

其歸音酒思家 觥晉古橫反 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
外方內貞 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 內在 朋黨搆姦閉上害
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殷肱以直
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欺色慙
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意少解曰罰歛罪也
敬奉觥 逐受罰也 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
服 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乃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 讒
言弗庸孔任不行 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 故能作殷肱帝用有
歌 尚書曰殷肱喜哉 惲不忠孔任是昭 昭顯也惲自貢不忠故使其佞之人昭顯
也 豺虎從政 豺虎貪獸以喻此縣延也 既陷誹謗又露所言 露顯也又對衆
顯言於縣延之罪也 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歛曰是重
吾過也 重再也 遂不讓而罷惲歸府褅病延亦自退
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將歛乃相招去曰子廷爭
縣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還 言歛後必召延也 直心
無諱誠三代之道 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然道不同者
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
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賊 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
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不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然則
用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保為

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爲也又曰關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欲言歡也而惲將以牛酒賞縣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弋陽山在縣西也居數月歡果復召延惲於是乃表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嘆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而父老竟舜乎若爲舜父許由則以堯舜爲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行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常止西王母石室隧上下炎帝少女遊之得仙俱去也謂來歸爲松子亦松子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墳墓盡學問道敬汝南人今隱陽不離墓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道在家孝悌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脩人倫新署都尉僅過爲功曹機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清木汁耳鄰病大腹同郡敬敬因折支爲坐以荷舊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案王莽改新蔡縣爲新遲也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

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
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
于游田以萬人惟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其也）而陛
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
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
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參封縣屬東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
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乃言於帝曰
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子乎東平王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
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
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
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容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
乃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
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
孰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
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
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
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
之帝竟聽許惲毋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
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爾閽樞上以身扞

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
長芒縣屬沛国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
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貨遺送千万以惲不推
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并守丞
仲健惲怒以所杖鉄杖擲龍龔出怨龔受大
龔出怨遂殺仲惲故坐免
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
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吏從事專住王國
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
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
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

議常獨進見盡忠匡主多所補納其智策權變爲京兆尹郡多彊
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
檢勑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
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
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
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
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内供其役
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
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
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貿公田誹謗下

吏當誅待御史何敝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囚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臣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史記殷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鄙靡靡之樂以悅妲己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慢於鬼神大聖說之以自輔其惡故諸侯叛殷而歸周）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曠曠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堯德純備謂之寬寬容覆載謂之曠）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敝誤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

賛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蘇竟 楊厚

范曄 撰 後漢書二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前書儒林傳曰施讎字長賓沛郡人也事孟喜喜爲講易授讎讎爲博士講授十餘人至大中大夫給事中沛郡施氏易由讎興孟喜字卿子東海蘭陵人也前書儒林傳曰孟喜字卿子東海蘭陵人也喜爲丞相掾博士以災異對策不中科補蕭令坐事去官後復爲博士講授十餘人至大中大夫給事中東海孟氏易由喜興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

郡（跪姓余名也弟音悌）音薦舉以兵屬車請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據有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也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又一輔決錄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音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不斥尊也）走昔以摩研編削之士（走謂馳走之人謙辭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曰（謂書而師公也）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苟智巢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巢智伯臣也逝去也）

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吾與二君將按之而饗其利乃有忠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為吳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杖劍度河歸漢具前書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節謂屈事北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須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以加（謂智果陳平也）君處陰中士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閒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貿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未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

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
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
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郅惲傳）玄包幽室
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文雖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
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簒奪一時間昧今光武中興盛明也）承積世之
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竊而終襲大戮（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
分三陳舊事曰鬻功千段）皇天所以眷顧踧踖憂漢子孫者也
踧踖猶蹜蹜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
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

（師曠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行師曠）

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
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中央鎮星西方太白北方辰星晷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統帶
天街歲星不舍民房（前書曰易曰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行一次常也）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
之分野各有所主大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曰大火大辰也房心大火之次也）東
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
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
新之未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宋并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玄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營室北作外 或衰回滿芽或躑躅
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衰回不去也 或經天反明或潛
徊塞不禁盈縮有度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
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
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
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
暗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 蓋秦豐黎丘名倚彌也 是時
月入于畢畢為天綱畢西方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
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 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十祭于畢東觀于孟津

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 壬戌為八魁 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王退惡攘逆流星
狀似虫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溝瀆王庫兵 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陳之兵也
北主部臧坤王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
兵受歲禍也 比卦申下坎上坎為水也 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
刑制德今年兵事卑已中國安寧之効也五七之
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 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如何怪惑依阿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詩大雅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
曼於木之枝而成盛喻子孫能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
不畏先祖之道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細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
不從管蔡之亂也 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殺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 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 濟北王志高帝孫齊
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之詔以全其國 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
臧否紛然可不察與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
與天爭 孟子曰天之所壞人不得支也 支持也左傳曰 故天之所壞人之所為不可干也 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志

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 班固曰陵遲遑遑孔
晉平臣之貴卿已復今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 茅焦亨秦皇求
報利 秦始皇遷太后於咸陽宮又樊殺兩弟卿人并焦解及質
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尊焦為卿焦辭不受事
見說苑也 蓋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
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龍舒遂隆龍舒字子兗公長
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後班彪並器重之 三輔決錄注曰
陵有孟公謝問觀者班叔皮近京北水郭李通書曰劉孟公臧
器於賓用心篤固實湖陵之器宗廟之寶也 音終不伐其功
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

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
吾緜褒中（說文曰緜厚緡也緜音提）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
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
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
之術（前部曰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緒舉孝廉何東方正拜郁令
其有德惠人爲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脩儒業以
及後漢書相傳）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
縣界蒙澤太守宗其清儉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表山
於蒼曰統在縣休微時字仲通曾祖父仲緒舉孝廉何東方正拜郁令
師嘉未生太時舍人無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
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誡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
爲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毋初與前妻子博

不相安厚年九歲思念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
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其俱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
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
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
后專政也）時統爲偉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
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
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
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略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
尋滅不見又刻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
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太后問厚曰大將軍

鄧隲輔臣以不對口不應以比不合其旨復習業犍爲舊不應州郡三公之徵詔書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尼春秋命歷序曰四百有六十歲當順帝衡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慚之効也案曰四門聽外難聲注云五七二百五十歲當順帝衡微四方多逆賊也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也又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嘉述有詔大醫致藥大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二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屢遼將軍耿晷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裏當及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判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襃信侯李元等構毀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山陽云宋姬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恶固大將軍梁商專恣恶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官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

厚欲與相見厚不荅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
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人
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大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
以聘厚古礼謂以束帛加璧安車駟輪等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
復詔徵之經四年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
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部文學掾史春秋
饗射常祠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上